

百年貴園藏書樓



復興小札
肖復興

我國民間，以往講究建藏書樓，其中最有名的莫過寧波的天一閣。當然，這得是有錢的人家，方能夠建得起來。話又說回來了，有錢的主兒，不見得都願意建藏書樓。如今，富甲一方的富商，也有不少，有錢，一擲千金，願意豪賭，或投資扶不起來的足球與爛電視劇，未聽說有願意建藏書樓的。

那年開春，我到成都專訪貴園藏書樓。它號稱成都的天一閣，是民國之初四川的大鹽商嚴雁峰和他的兒子嚴谷孫，兩代人努力，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歷十年之久，翻建清雍正年間四川提督之子鍾琪的宅第景勛樓，建成了一座軒豁的大花園，取名「貴園」，內建一座獨立成章的二層藏書樓，叫「貴園書庫」。藏書樓藏書三十萬冊，其中包括宋版孤本《淮南子》、《淳化閣雙鉤字帖》，及明「馬元調本」珍版《夢溪筆談》，這樣珍善本的書籍就有五萬冊，新中國成立後，全部捐獻給了國家。

嚴雁峰老先生曾告誡兒子說：「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不要說購買這些書花了多少錢，只要想想這多年來，歷經戰亂，嚴家將藏書全部裝箱，分藏於大慈寺和龍藏寺，十餘年後戰火平息，再一一搬回藏書樓，所歷經的周折與辛苦以及擔憂，便會感慨是多麼不容易。

可惜，我去時貴園藏書樓正在整修，尚未開放，樓前長長的甬道盡頭，一扇鐵柵欄門上鎖鎖緊閉。費盡周折，最後找到省圖書館的館長，才得以走進藏書樓。藏書樓的建築風格中西合璧，牆體灰磚磨磚對縫，一百年依然很結實，那時候的工藝不欺歲月不欺人。月亮門設於樓中正間，門楣之上房檐和整

座樓的房檐，都是灰魚鱗瓦鋪蓋，典型中式。但門頂上有西式陽台，門兩側是對稱的西式窗，尤其是二層窗上拱形券式的裝飾，是典型清末民初西風東漸時洋味兒的四溢。

走進樓裏，光線幽暗，地上遍布施工的雜物。樓梯還在，楠木地板還在，只是樓下樓上空空如也，面積並不大，兩層也就兩百平方米左右，真難以想像當年嚴氏父子那三十萬多冊的藏書濟濟一堂，是如何藏下的。據說，牆的四壁有通氣孔，每扇窗前有氣窗，可使空氣流通，溫度穩定。據說，書架書櫃用的全是楠木、香樟。書庫內對蟲蛀、水滲、霉爛、發脆、脫頁、斷線等均有良好的預防設施，常年僱人在此翻書、曬書，防止蟲蛀、水滲、濕氣浸潤，避免書頁生霉、發脆，才完好地保護了這三十萬藏書。即使未能看到，遙想當年，也嘆為觀止。

未能看到的，還有當年于右任為藏書樓書寫的一副對聯：「無爵自尊，不官亦貴；異書滿室，其富莫京」。這副對聯寫得真好，其中的爵、官和富，是如今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但其中明示我們，能夠給予我們自尊與高貴品性的，是書。或者說，是如今我們愛說的文化。

藏書樓門楣上，嵌着「書庫」的隸書橫匾，雖然斑駁，卻清晰在目，留下歲月的物證。

藏書樓兩側，各有一棵高大的銀杏樹，像是留下來特意陪伴藏書樓的，一百年來，堅守於此，算得上藏書樓紅袖添香的知己。

多年過去了，不知道現在貴園藏書樓整修好沒有。如今，成都旅遊很熱，來成都玩的人，一般都願意去寬窄巷、春熙路、武侯祠、青羊宮等地，不知道還有沒有專門尋訪貴園藏書樓的。

今年，正好是貴園藏書樓建成一百周年。



「玫瑰花束」迎接母親節



市井萬象

母親節即將到來。香港灣仔利東街打造以一千朵仿真玫瑰、高度超過三米五的巨型「玫瑰花束」，向母親表達愛。

中新社

舌尖上的偏見



英倫漫話

江恆

英法這對老冤家，近期因為美食又掀起風波，與其他國家對英餐有褒有貶不同，法國輿論幾乎一面倒地給予差评，為何法國人對英式烹飪有如此大的偏見？

事情緣於不久前的一次國際旅遊大會上，英國和法國公布了各自所做的一項民調調查，通過詢問六萬名受訪者的看法，對六十個國家的美食水準進行排名，但雙方的結果大相逕庭。英國民調顯示，英國在六十個國家中排名第十八位，而在法國民調中，英國位於第六十位，排名墊底。後者對英國如此不留情面，立即引起英國輿論的不滿，認為雖說英國美食水準欠佳，可還是有些拿手菜，更何況隨着近年一些國際超級名廚的入駐，餐飲水準有了很大提升。如果以米芝蓮指南為衡量標準，英國有一百八十七家餐廳獲得至少一星，與有二百六十九家的西班牙和二百二十八家的美國相比，差距並不是太大。這份民調顯然是法國人長期以來對英國形成的刻板印象。

正如英國美食作家詹姆斯·塔珀所說，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法國人形成了對英國美食的蔑視和嘲笑，將其呈現和描述為單調和令人厭惡。例如，在十九世紀法國「廚師之王」奧古斯特·埃斯科菲的《美食聖經》中，英式烹飪就是「在鹽水中煮沸」的烹飪術語。英國名廚邁克爾·格林沃爾德曾在法國的廚房系統中學習和磨練，並於二〇一三年在巴黎開設了第一家英式薯條店。據他回憶稱，法國廚師對英式烹飪的看法很不友善，他們會告訴他去庫房取些「英國貨」，而這所謂的貨物實際上就是水，以此來嘲笑英國的。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六七年上映的法國電影《悠長的假期》，由已故法國國寶級喜劇演員路易·菲奈斯主演，影片中令人震驚的英國食物是一個最大的笑點，

比如給不聽話的法國小孩最大的懲罰，就是給他們塞「英國美食」，並且揶揄「英國有各式各樣的大餐」等等，話裏話外透露出法國人對英國菜深深的蔑視。英國喜劇演員塔蒂·麥克勞德在回憶錄中也提到類似的童年創傷，她從小在法國長大，十四歲那年曾和一批學生赴英國進行交流旅行，當時寄宿家庭為他們提供的午餐是切達乾酪、布蘭斯頓泡菜三文治和一包薯片，大家紛紛抱怨伙食太差。老師們聚集在午餐盒周圍，剝開加工過的白色麵包問道：「這個棕色的東西（乾酪混泡菜）是什麼？」聞着它的味道，然後說「這些可憐的孩子，他們不能吃這個。」

正是長期基於這樣的敘事，對法國人來說，英國餐桌上毫無美食可言，公眾普遍將英國食品視為學校布丁和炸魚薯條，據說去過倫敦的巴黎人會吃一盤炸魚薯條，當作可親身體驗的笑料。用作家塔珀的話說，這種負面印象已根深蒂固，一提到英國的食物，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便只有白水煮肉、煮過勁的蔬菜、蔓越莓果凍和薄荷醬等這些沒有技術含量的東西，或者是從意大利、法國等引進的舶來品，像是被描述為缺乏健康的現代英國農民飲食傳統cucina povera（窮人料理），以及甜的可麗餅和鹹的加列特餅。此外，還有怪異的油炸「火星棒」（Mars Bar），類似於

士力架一樣的能量棒，裏面有融化的巧克力和太妃糖，屬於又甜又膩的高熱量食品。

事實上，英國並不缺乏優良的食材，例如蘇格蘭海螵蛸和多寶魚都很出名，法國餐廳也一直對英國食材有着濃厚的興趣，只是英國人似乎對食物的態度是陌生的，或者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吃。作者莎拉·拉卡博在《英格蘭》一書中解釋了英國菜在法國名聲很差的原因，首先，英法兩國之間的政治爭吵已有幾百年歷史，幾乎將相互看不上眼的情緒寫入了基因。其次，英國的一些研究人員將部分原因歸咎於工業革命導致大量人口遷移到城市，農產品逐漸被低成本的加工食品所取代。此外，英法有着完全不同的飲食方式，比如英國三文治是邊走邊吃，但法國沒有這樣的觀念，而法國人在食物上願意花更多錢，並且講究色香味，可英國人不會這樣做，通常飲食粗糙且很不健康。當然還有觀念上的誤區，許多法國人還記得他們在英國求學時與當地人的相處情景，受到歡迎的英國寄宿家庭一般都是低收入家庭，他們需要微薄的報酬來換取照顧法國孩子，這導致孩子們往往吃得不好。

作家羅伯特·圖姆斯在《甜蜜的世仇：英法愛恨史三百年》一書中，提供更深入的視角，認為法國人對英國人有某種先天心理優勢。一方面，英國人過去視法國人大有文化，無論在食物、服裝或藝術上，皆是品味與舉止精妙的標註。向來是比較多英國人前往法國，去讚嘆、體驗與享受。法國人總樂得接受其恭維，而且不禮尚往來。另一方面，盛行的文化潮流向來是從北往南流，來自英格蘭的東西經常改頭換面，變成法國的精髓，例如牛排、自行車賽、莫奈畫筆下的霧等等。這種往來的結果，就是兩國人喜歡把對方想成與自己相反，這是其他國家少有的文化纏結。英國飲食在法國口碑不佳，或許就來自於這種又愛又恨的混亂鄰里關係。

◀炸魚薯條是英國傳統美食。資料圖片



人生如騎車



自由談
郭曉懿

早上起來，泡了一杯茶，偶然看到茶包的線籤背面寫着一句英文箴言：「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 To keep your balance you must keep moving.」落款是愛因斯坦。翻譯成中文是，人生就像騎自行車，為了保持平衡你要不斷前進。在腦中，瞬間想起了那幅著名的照片，騎着自行車，笑容滿面的愛因斯坦。

做了一下考據，這句話的確是愛因斯坦說的，不過並不是口頭表述，而是出自於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他寫給兒子的信件，原文是德文的。茶包上的那句翻譯，是流傳最為廣泛的翻譯，意思大體上也差不多。

將人生比喻為騎車，並不是愛因斯坦首創，但是愛因斯坦這句話，絕對是影響力最大的，畢竟是由世界頂級物理學家闡述。這句話的意思，如果參考以前歷史上類似的比喻，可以看出，主要想表達的是，人生有顛簸，有崎嶇，有上坡，有下坡，但是不管怎麼樣的狀況，你都要保持向前進。

人們常說，家書最為真切，這句箴

言是作為父親給兒子的殷切忠告的。確，人生的道路上，哪有那麼多的一帆風順，更多的是困難壓力挑戰。人生道路上，有很多稱心如意，也會遇到很多喜歡的人和事。不過，遇到不順利的處境，不太喜歡的人和事，恐怕概率也很大。所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怎麼辦，恐怕該前進的，還要繼續前進。那些不太愉快的經歷，不妨漸漸拋諸腦後，學會淡忘，學會放下，甚至學會反思與總結，才能保持人生的平衡。如果一直執著不放，其實就是一種無謂的精神內耗。有時候，你會發現，只有人生前進了，才能保持好人生的平衡。前進了，發展了，很多問題反倒不是問題了，人生的境遇也逐漸變好了。

讀了這句箴言，再看看黑白照片上笑容滿面，騎着自行車的愛因斯坦，或許會有新的感受。愛因斯坦騎自行車，不僅是騎車休閒本身，或是一張經典的照片，它的背後是一句箴言，是父親給兒子的忠告。或許此刻，你會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就算是世界最有名的科學家，也有這樣那樣的顛簸和順逆，如果結合愛因斯坦的一生，從瑞士專利局的小技術員，到世界頂級科學家的人生經歷，或許這句父親給兒子的箴言，會更加有啟示。

城寨傳奇



東言西就
沈言

「五一」假期，終於如願在電影上映首日前觀看了《九龍城寨之圍城》。對於港產片，已經許久未有如此按捺不住的觀影衝動。

新晉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鄭保瑞，八年磨一劍的《九龍城寨之圍城》，不僅入圍第七十七屆康城影展「午夜展映單元」，商業與藝術價值俱受肯定，而且刷新本港多項紀錄，包括今年中西片單日開畫票房冠軍、歷年電影開畫日票房亞軍等。在內地上映首日，票房便突破一億元人民幣大關，躋身「五一」黃金檔三甲，更以「九龍城寨 港片回來了」衝上微博熱搜。

從數字表象回歸內容本質，《九龍城寨之圍城》講述的是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怨故事，抒發的則是一種「離不開、留不低」的故園情懷。透過現實魔幻主義的電影語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城寨光影得以復刻重演。在瀰漫着氳感氣息の「三不管」神秘地帶，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以最簡單粗暴的血腥方式呈現。所謂「成王敗寇」，皆以「拳頭」定輸贏。然而，在幫派之間的地盤爭奪、仇恨瓜葛與利益傾軋、權力博弈之外，卻是升斗小民最

尋常的人間煙火，在亂中有序，安身立命、守望相助。

電影中，每一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城寨往事。除卻「黃賭毒」的刻板標籤，不難發現，城寨領袖龍捲風口中的「城寨味」，其實更像是草根難民身處巨型立體迷宮，在至今保持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紀錄的區域，努力經營三餐四季的「市井味」，溫情脈脈卻又熱氣騰騰。事實上，無論是山寨工廠、無牌診所，還是食品作坊、狗肉食堂，無非是特殊人群在特異時空為狂奔的謀生手段，在社會運轉的巨型機器上，充當着功能各異卻又相互齶合的另類齒輪，演繹着「存在即合理」的非主流時代敘述。

九龍城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存在？無論清拆前或清拆後，都有太多的道聽途說，太多的遐思遐想。九龍城寨是一個謎，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謎底。筆者不期然想起《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的論調：與其說當年城寨是藏污納垢的「罪惡之城」，毋寧說是難見天日的「黑暗之城」。

在《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中，作家也斯以跨越黑白的反差筆法勾勒出一幅忽明忽暗、善惡共處的城寨早年風情畫：燈火通明的店舖，過去是白粉的主要供應地，黃賭毒在這兒有它們的地盤。不遠的地方，轉過幾個街角，就是我們的朋友童年嬉戲之地、快樂自由的空間。妓女在一邊出沒，另一邊有神父講道、給貧民派奶粉。社工正在進行輔導工作；吸毒的人蹲在梯間吞雲吐霧。放映老幼咸宜電影的戲院，晚上變成表演脫衣舞的場所。這是一個混雜的空間、一個不容易一概而論的空

間，一個看來可怕但又那麼多人嘗試正常地生活下去的一個空間。

在《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中，社會學家呂大樂則直指九龍城寨的獨一無二之處——它是很多人口中的「三不管」地帶，即港英政府、中國政府、英國政府都不會以高姿態介入和管理的存在。在很多人眼中，作為一處制度意義上「真空」的社區，在政治管治、法律、社會規範和秩序等意義上——惹人遐想。他認為，大多數人未曾去過九龍城寨生活，甚至從未踏足。清拆後的城寨反而變成代表香港的文化符號，反映對舊香港想像的一種投射。九龍城寨作為一個符號，出現了超載的情況。它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及其他元素，遠多於它要延續相關傳說、神話的要求。

無疑，九龍城寨是香港的一種生存空間、一個象徵符號、一段都市傳說……在城寨清拆三十年之際，《九龍城寨之圍城》在江湖恩怨之外，以師徒情、兄弟義和街坊愛，還原並重塑了熱辣滾燙的城寨故事，為曾經的「黑暗之城」加添溫情與暖意，成就一幕邪不勝正且至情至性的城寨傳奇，令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九龍城寨之圍城》劇照。